

小時候，冬日清晨上學，大霧封城是很常見的景象。老家既是山城，也叫霧都。當年有一檔紅遍全市的情感欄目叫做《霧都夜話》的，好像在每週三晚首播，嫋嫋的片頭曲傳出時，媽媽已經拿著毛線坐在沙發邊候著了。媽媽這個愛好令我很無奈，我不喜歡電視畫外音那個滄桑感十足的大叔用方言做的旁白，我想像著他故弄玄虛的醜惡嘴臉十分不快，可偏偏這種惡俗受主婦們追捧。有什麼辦法呢。

你看，一扯起淡來就有些刹不住車了。其實我想問的是，假如被漫天大霧吞噬，你會期待看到怎樣的風景？

舒巷城給出的答案，用“往事”做了關鍵字。相同內質的人，總有相當的思想氣場。名字美得像詩一般的香港作家舒巷城，忽然離我好近。

想想看，這幅畫面真是美好又傷感，在氤氳的霧氣中依稀勾勒回憶的輪廓，再用飽含深情的筆觸細緻描摹。可是，把平面的文字變成立體的演出，能不能在肆意表達的同時，自如掌控鋪張開去的離情別緒，對於一位創作者來說，絕對是不小的考驗。所以，我承認對《鯉魚門的霧》這個題目這個故事一見鍾情，但又對用話劇的方式來詮釋充滿擔心。

故事線索很簡單。土生土長的香港漁家子弟梁大貴，跟船出海飄蕩多年後回到老家鯉魚門，卻發現物是人非，他在自身身份的迷失中糾結於對過去生活的追思，最後只能丟盔棄甲，從想像中鎩羽而歸，直面陌生殘忍的現實。

這部戲來自香港浪人劇場，很不錯的團隊。主創都是港人，對白也清一色粵語。但是語言上的障礙完全不影響內心激起的共振——語言畢竟只是工具的一種，舞臺上可以容納進更豐富的元素，比如肢體動作、面部表情，甚至只要演員的一個眼神、一種口型，都可以瞬間打動看戲的人。

最搶眼的道具是一張廉價的巨大的白色一次性桌布。進場時燈光雖然昏暗，但一眼就能看到佔據了幾乎整個舞臺的塑膠布安靜的躺在那裡。一開始，只覺得用這件道具來代表“霧”很合適。在接下來一個多鐘頭的演出中，才發現這張布還另有玄妙，它也會幻化成起伏的“海浪”，在離人的殘歌中，在淒迷的月光下，一漾一漾激蕩著推進劇情發展。

一次性桌布變幻出的大霧與海浪中，還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點子，譬如不時跑出來串場的萌貓、大海上盤旋嘶鳴的海鷗，以及搖著槳櫓渡海而來的漁村姑娘——這些“角色”都由木偶師製作操控，配上恰到好處的背景樂，表現力真是不

遜于真人演員的。所以這個戲很重要的一個加分項就是舞美道具，劇組在這方面的別具一心實在值得稱道。

怎麼來形容三位主演呢？對於沒有親臨現場的人來說，絕對是無法體會到那種酣暢淋漓的好。老實講，我只能聽懂極為有限的一點粵語。但是在開戲之後很短的時間，我已經身陷戲中難以自拔，這雖然有字幕題詞的功勞，但是更多的感謝是應該獻給演員的。這是一個悲劇的本子，或者說，整場戲悲情的成分遠遠大於零星出現的插諷打科。悲劇是把美好的東西撕裂了給人看。準確傳達悲傷比討好觀眾笑場的難度要大得多，因為它需要更深刻更專注的感悟，內化為一種屬於自己的情緒，才能釋放出來感染別人。在劇終之後的主創交流階段，主演之一的一位男生答問時講了一句話印象很深，他說在舞臺上的時候，我就不是我了。抱著這樣的態度去做戲，還能有不成功的道理麼？

後來看劇評，有人說能看到這樣一部戲很講運氣。確實如此，雖然早在 08 年就登陸過香港文學節的戲劇單元，但直到四年後的 2012 北京青戲節，才終於排出了三場檔期與內地觀眾見面。回想起當日為看這部戲的一番體力折騰，真覺得有些辛苦也很值了。

一起看戲的朋友說，這是一部典型的巨蟹座話劇，因為從頭至尾瀰漫的懷鄉的憂傷。對人生的疑慮，對過去的緬懷，無法動彈的痛楚，無法解釋的悲哀，紛紛從蒼茫大霧中襲來，無處藏身。

我承認我被擊中了，竟然看到流淚。散場後跟朋友沿木馬劇場、今日美術館那條背街邊逛邊聊，感慨“原來霧也是這麼傷感的存在”。

九月的京城深夜，沒有霜華露重，日子雖不是可憐的“九月初三”，卻也相當美好了。